

林家成 著

# 发如雪



『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焚香感动了谁……』

一首《发如雪》，一柱燃香轻袅，接引尘封的记忆，唤起前世的等待。斑驳的铜镜，映出我已雪发三千、你亦朱颜凋残。

一颗倾尽元神化出的内丹，是白狐对朱颜生生世世的感恩和爱恋。只是所谓因果与偿还，终不过是徒添一对痴怨，再多一世纠缠。

一座老宅，一块残碑，一首流行歌曲——《发如雪》——她与他的相遇，只为一句『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焚香感动了谁……』

她与他的离别，会不会如孤报恩的宿命一样，再留下一段新的尘缘——

红尘醉、微醺的岁月，我用无悔，刻永世爱你的碑。

林家成·著

# 多 少

魏巍(1920)

王蒙的《活动与课时表》章之一《暮色中的雨夜》

1978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书于1997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书于1997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书于1997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书于1997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书于1997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书于1997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书于1997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书于1997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书于1997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书于1997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书于1997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如雪/林家成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5104 - 0067 - 4

I. 发…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18 号

## 发如雪

作 者:林家成

责任编辑:吕晖 董晓琼

封面设计:门乃婷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 址:<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cn](mailto: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6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 - 7 - 5104 - 0067 - 4

定 价:24.8 元

## 引

“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焚香感动了谁……”那是被蛛网封印在檀木柜中的尘缘……

一柱燃香轻袅，接引尘封的记忆，唤起前世的等待。斑驳铜镜，映出我已雪发三千、你亦朱颜凋残。一颗倾尽元神化出的内丹，是白狐对朱颜生生世世的感恩和爱恋。只是所谓因果与偿还，终不过是徒添一对痴怨，再多一世纠缠。

多年后回首前尘，青史成灰，白如雪却深信，自己那一年化狐报恩的时光，绝非一场春梦，而是一段成长中刻骨铭心的真情。

白如雪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与同学嬉笑地评论着周董的几首主打歌，穿梭在小巷子中。

“嗯，你们觉不觉的，今天的天色很适合‘狼牙月、伊人憔悴……’这首歌？”一句问语成了自言自语——不知不觉，小巷灯火渐黑，白如雪越走离同伴越远，踏入静候她已久的尘缘。

一座幽深古林，一条林荫小道，一抹牙白新月。斑驳的牙白色光辉微弱而诡谲，弥散到林中，密林越发苍茫萧条，笼上一层淡薄的幽蓝的光，仿佛不是月光披罩，而是从山林内透出，一如上古时期的梦幻。

周遭的一切陌生而熟悉，白如雪无知觉地继续行着，温和若无的夜风送来一阵异香，脑中忽而盘旋出的是周董的歌声：“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焚香感动了谁……”她循香向这个世界深处探去。

肇源是一座破旧的土地庙，矮墩墩的墙面红漆剥蚀，屋脊的梁木半塌，甚至小山门上的缠枝浮雕也已风化，几不可辨。小山门内土地爷笑眯眯的神情在惨淡的月色下和斑驳的树影间显得有几分怪异可怖。白如雪看着，却只觉伤感，似被一片破瓦刮着心。

分明没有人迹，却见紫铜香炉里，燃着一柱青香，下去四分之一。大脑深处一根隐藏的弦被扣动，白如雪怔在庙前，良久，只是却未再见到香灰掉落。

“啧啧，不枉是白如雪今世的宿体，真真美人胚子啊！”忽而一阵细声细气的轻叹，却又不似人声。

“三世的情债终于要在这一世还清了，美人儿可莫要辜负了朱郎的等待喔。”仍然是那个声音。

白如雪感到自己被抽离出来，升腾到空中，俯瞰地面，却能看见自己仍然伫立在香炉之前发怔。

“嘻嘻嘻……”一阵方才的轻细笑声过后，她感到自己变得沉重，缓缓降落，而后回到那具发怔的皮囊，一时间白光朦胧。

“因汝前世所种之因，致使伊人不可轮回。解铃还须系铃人，汝之情债，尚需汝去偿还。务必在汝十五岁生辰之前，得到属于汝自己的血泪珠，偿还前世之恩情，了却伊人之挂碍，使之顺利进入轮回。如若不然，汝此世将永持狐身不得超度，需得汝之灵魂等来汝之下一世宿体以再续前缘。”

艰涩的半文不白的言语从土地庙中传来。不同于那段细声细气，这声音雌雄莫辨，在苍林下带着隐约的回响。

“……”

“狐身？”白如雪狐疑，低头却发现自己衣裳已不见踪迹，取而代之覆盖周身的是雪白的毛皮。白如雪开始着慌，抬手间，竟是举爪的动作。

“啊！”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夜空，听起来却是“呜——”的狐鸣，带着穿越三世的悲凉。

“勿惊慌，只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方才吾所说之约定……”

“可……那……那人是谁？”

“朱颜。”

“在……在哪里？”

“汝天时已到，汝顺之自然而行，自能相遇。”

“哦。”

十五岁生日之前……白如雪……

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焚香感动了谁……是谁在召唤我……

苏杭，到了中秋，西湖中千帆竞发，直驶钱塘江口。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而且中秋的月色，更是美不胜收，西湖的水，碧波荡漾，倒映着天上的明月，湖光山色，浑然一体，美不胜收。

“侯爷，此地风景如何？”侯长，便画了一幅素描，送给贵介公子。一个中年文士摇着手中的折扇，侧头对着旁边的贵介公子问道。贵介公子约二十来岁，身形高大挺拔，一身白袍穿在身上，当真是玉树临风。再看他的脸，俊朗的五官上，挂着懒洋洋的笑容。

他看向湖中，哈哈一笑，说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苏杭之地，闻名于天下，当然是风景绝佳，人物绝丽了。”中年文士跟着他哈哈一笑。船慢慢地向西湖中间驶去。

西湖中，有画舫数十艘，每艘画舫上，都挂满了做成花鸟形状的灯笼。不过现在还是傍晚时分，太阳金灿灿地挂在西边，灯笼虽多，却也只是点缀而已。

随着这艘华贵气派的船慢慢驶近，画舫上，不管是在画舫外，弹琴唱曲的艳装女子，还是画舫里，透过纱窗四下扫视的女子，都向这里看来。

贵介公子站在船头，万缕金光从他的背后透出来。金光不但在他的白衣上镶上华贵的金边，也给他高大的身影，添上几分气宇不凡。感觉到诸女殷切回望的眼神，贵介公子哈哈一笑，端过下人递上来的酒杯，微眯着一双凤眼，一边打量美人儿，一边开心地说道：“江山如画，美人如玉，人生至此，已是极乐！”说到这里，他又志得意满地清笑起来。

听到他这么一说，众人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这时，离大船五十米处，一艘小型画舫上，嗖地钻出了一个小脑袋来。

这是一个美丽的少女，约十四五岁，她五官如画，双眼灵动无比。只见她看着贵介公子，皱起眉头，嘟起了嘴，怏怏不乐地说道：“什么嘛！你都极乐了，那我还报什么恩啊？”这个少女，便是由人成为狐狸精，又由狐狸精幻化成人的白如雪了！说到这里，少女也是想通了，之后便不再说话。

说到这里，白如雪小手支着下巴，明媚的大眼滴溜溜地转动个不停。不过转

来转去，眼光始终不离贵介公子，也就是朱颜左右。

这时，一个中年艳妇扭腰走到她旁边，她挥了挥手帕满是脂香的手帕，拖长着吴侬软语：“小姐，可否让画舫再靠近侯爷的船？”

涂得厚厚脂粉的妇人一边说，一边用一双精明的眼好奇地打量着白如雪。这少女一大早来，就用一锭金子雇了这艘小画舫，还要她带上几个歌女。看她气质脱俗，又对侯爷大感兴趣的样子，想来定是某个权贵之女来会未来夫君了。

白如雪挥了挥手，脆脆地说道：“嗯，再上去一点。”

说罢，她依然用皓如白玉的手肘支着下巴，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又专注地打量着朱颜。双眼上下打量一番，白如雪眉眼弯弯地笑着想道：长得真是不错，眼睛是眼睛，眉毛是眉毛！不对！谁的眼睛不是眼睛，眉毛不是眉毛？

这时，她们的画舫离侯爷的船已经不远了。白如雪的眼神实在太过明亮，又太过专注，当下，就有一个大汉向前走出两步，凑到朱颜的耳边说了一句话。

朱颜一愣，转头向画舫看来，正好与白如雪明亮狡黠的双眼相对！这一对，两人都是一愣，白如雪当下眉眼弯弯地笑了起来，挥着青葱玉手，向朱颜喊道：“嗨！”

朱颜又是一愣，慢慢地，他的嘴角浮出一抹寻味的笑容来。这时，朱颜旁边的人也顺声望来，他们看了一眼白如雪，又看向朱颜，中年文士率先开口笑道：“侯爷当真好艳福！此女花容月貌，气质更是灵动如仙，清而不淡，媚而不妖，实是上品！侯爷此次江南之行，得此，真是不枉了！”人还没有靠近，他话中之意，便把白如雪当成了朱颜的战利品了！

朱颜呵呵一笑，示意船向画舫靠近。他轻笑道：“不错，真是不错，如此美人，也只有苏杭这样的地方才有！”

说罢，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白如雪，那眼光灼灼，几乎要透过她的衣服，看穿她身体的每一处。（改为：眼光灼灼，戏谑中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这种眼光，直让因为找到了人，处于兴奋中的白如雪，心头一阵无名火起。

她眼珠子一转，心里想道：那人虽然要我来报恩，不过，也没有说我不准戏弄他呀！

想到这里，她再次眉开眼笑起来。

正在这时，画舫“碰——”的一声，靠上了大船。这个时候，大船上的众人，都转眼认真地看向白如雪。

他们见她虽然年幼，却已生得水灵皎然。白玉般的小脸上，五官精巧绝伦。这般靠近细看，更是发现此女气质不同凡俗，如玉如月，毫无尘埃。

朱颜上下打量着少女，越看越是心喜。见她眯着一双媚如烟水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自己，当下哈哈一笑，大步向她走去。

他一动，身边的一个大汉马上低声说道：“侯爷，还是小心为是。”

朱颜漫不经心地挥了挥手，说道：“无须如此紧张。”一边说，他一边笑嘻嘻地摇着折扇，风度翩翩地向白如雪走来。来到两船相接处，朱颜冲她一揖，客气地说：“小姐，小生有礼了！”

这个招呼好生耳熟！是不是古代的男女邂逅，都用这个台词？想到这里，白如雪咯咯一笑，这一笑，当真如春风拂面，百花齐放，一时之间，满船之人都是心情大好。

看到朱颜痴痴地看着自己，哦不，他分明是呆住了。白如雪越发笑得开心，她娇滴滴地叫道：“侯爷哥哥，你不过来吗？”

这声侯爷哥哥真是又糯又甜，朱颜听了，直觉得一股清凉从心中一直升到了四肢百骸。他心中一动，想道：这少女倒也豪放得紧。他哈哈一笑，说道：“那哥哥就过来了。”

说到这里，他一脚踩向两船相接的木板！

才走了一步，忽然，“嗞嗞——”的响声传来。朱颜一惊，忙低头看去。这一看，骇然发现自己脚下的木板一裂而开！

“侯爷小心——”“主子！”的急叫声中，朱颜“啊——”一声大叫，身子重重地跌向水中！

这一跌，一船一画舫的人同时脸色惨白，大呼倒霉。其中反应快的，更是双膝一软，给跪了下来。

没有想到众人反应这般剧烈，白如雪一惊，愣愣地扫了一眼周身的人，又看

向朱颜。

就在这时，眼看就要跌落水中的朱颜身子一折，脚尖在画舫上一点，嗖地一声，已经稳稳地跳上了大船。

这个动作兔起鹘落，潇洒之极。两船的人在大惊之下，同时大喜过望。那几个跪下的人，更是声嘶力竭地大声叫起好来，那声音那架式，似唯恐他听不见。

朱颜一个优美的转身，在船头站定后，便冷声喝道：“这木板怎么回事？”

听到他问话，大船上的船夫同时看向画舫处，刚才搭船的木板可是从他们那里递来。这一下，画舫上的中年妇人连同船夫再次扑通跪了下来。那妇人嘶着喉咙大声叫道：“侯爷，民妇冤枉啊！”

刚说了一句，她的叫声就戛然而止！侯爷举起手，打断她的嚎叫。他一双厉目，冷冷地转过画舫中众人，慢慢地，他双眼如电地射到了白如雪身上。

而此时此刻，白如雪却站在最不显眼的角落里，瑟缩着小身子。那样子似乎受到了惊吓，真是可怜到了极点。

看到这一幕，朱颜皱紧了眉头，他上下打量着白如雪，慢慢的嘴角掠起一抹笑容，暗暗想道：果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儿！

## 第二章 Chapter 2

这时，一个大汉走到朱颜旁边，小声说道：“侯爷，此事透着古怪，还是尽快回去吧。”

朱颜看了白如雪几眼，想道：美人虽挺有趣的，不过邪门了点，这个节骨眼上，就不要节外生枝了！想到这里，他点了点头，喝道：“都起来吧，本侯不怪罪你们。”

“谢侯爷开恩！”欢喜的叫声震天响起，画舫上的众人更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转过头，朱颜摇了摇手中的折扇，不无扫兴地说道：“好了，我们喝酒去吧，不要因为这点小事扫了兴头。”

看着大船划开，画舫中的中年妇人回过魂来，不由诧异地看向白如雪。她原本以为这姑娘与侯爷是熟人，哪里知道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难道，是一个妄图攀龙附凤的小女子？这样一想，她脸上瞬间便带上了轻视之色。

对于中年妇人的表情，白如雪浑然不觉，她眨眨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想道：嘻嘻，这朱颜反应倒挺灵敏的，没有想到，他还会功夫呢！她小嘴一扁，又想道：真无趣，这么一点小事，他就不理人家了，看来是个胆小鬼！又好色又胆小，这个朱颜真是差劲！

想了一会，她开心地把手一挥：“回去！”

夜晚降临了，一轮弯月挂在长空，几缕浮云悠然地从月亮上飘过。

一个黑影嗖地一声，窜上了一处屋顶。他身形如电，动作利落之极，转眼间，已到窜过了十几处屋顶，来到了一处类似宫殿的华丽房间上。

小心地揭开一片瓦，黑影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兴奋地望着下面。大殿当中，只见朱颜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哈欠，挥了挥手。

随着他的手势做出，一殿的歌舞马上停止了。他旁边的中年文士看到一脸倦

色的侯爷，说道：“侯爷可是累了？”

朱颜又打了一个哈欠，转向身边众官员：“本侯倦了，少陪了。”说罢，大步向殿外走去。

两个小厮紧跟其后，殷切地问道：“侯爷，要不要叫林知府派一个女人过来侍候着？”

女人？朱颜脚步一顿，一双明亮狡黠的双眼出现在脑海中。挥挥手，甩去这莫名其妙的绮思，他寻思了一会，说道：“不必了！对了，通知下去，明天就准备回京。”

“是！”

大步进入寝宫，朱颜在下人的服侍下脱去衣袍，点好安息香。就在两个小厮关上大门，慢步退回偏殿里时，嗖地一声，一个黑影出现在房间里。

这响声很轻微，几不可闻。

鼻子动了动，闻到一股幽香，闭着眼睛的朱颜，当下眼皮跳了几下，慢慢的，一阵轻微的鼾声响起。

脚步声慢慢响起，不一会，就来到了朱颜的床前。

来人显然有点犹豫不决，他在朱颜面前停留了好一下。见他鼾声正欢，便慢慢地凑过头，向他看来。这时，朱颜放在被子中的手，不由自主地握紧！  
看了一眼后，来人摇了摇头，蹦跳着来到桌子处，拉开抽屉，然后，喃喃的轻咦声传入朱颜的耳中：“金子呢？玉器呢？血泪珍珠呢？怎么什么也没有？原来是一个穷光蛋侯爷！”声音娇脆动听，正是白天那少女的声音。

听到是她的声音，朱颜的嘴角浮起一抹笑容。

白如雪把每个抽屉打开看了一眼，又跑到香盘处仔细闻了闻，这才蹦到朱颜的床前。

细细地打量了一会朱颜后，少女端过一把椅子，在他床前坐下。看着沉睡着的朱颜，她喃喃地说道：“长得倒挺俊的，眼睫毛也好长啊！”说到这里，她轻轻地咯咯一笑。

笑过之后，一双小手抚上了朱颜的眼皮，同时，一股醉人的馨香扑入侯爷的

鼻中。

捏住朱颜的眼睫毛，白如雪伸出拇指和食指，忽然间，她食指一弹！随着她的动作，朱颜的眼睫毛忽地向上一冲，又弹了回来。玩了几下后，白如雪无聊地撑着下巴，喃喃说道：“还是办正事吧，本姑娘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跟这个色鬼侯爷啰嗦。”

她一说完，被窝中，朱颜的拳头又紧了紧。

朝着朱颜吐出一口气，白如雪抓着他的肩膀摇了起来。

就在她吐气的同时，一股飘飘然的感觉向朱颜袭来。这感觉很轻飘，很虚幻，也很舒服。一直清醒的他，马上感觉到：这一刻，自己的脑子变得糊涂起来。连忙屏住呼吸，朱颜默念独门心法，让自己保持着清醒。

同时，他暗暗心惊，想道：这是什么法子？

这时，白如雪停止了摇晃的动作，她嘟囔着嘴，脆脆地叫道：“喂，叫朱颜的。”

这招呼一出，朱颜被子中的手指又是一动。

白如雪脆脆的声音传来：“你有什么愿望吗？”

“愿望？”朱颜恍惚地睁开眼，目光迷离地问道。

白如雪大力地点了点头，开心地说道：“是呀，是呀！你有什么想得到，又得不到的愿望吗？”

朱颜放在被子里的手，再次动了动。不过面对着白如雪的双眼，他的双眼有些迷离：“有。”

白如雪一喜，开心地叫道：“什么？快说来听听！”

朱颜的嘴角，微不可见地一扬，目光依旧迷离，机械地说道：“我要长生不老。”

白如雪小脸一皱，颇有点生气地蹙起眉头。她猛然站起，双手撑腰，提高声音说道：“我也想长生不老呢！你以为你是谁呀？不行，换一个！”她一脸的愤怒，完全忘记了眼前的人，已被她施过法术，并没有清醒的神智。

朱颜的嘴角，再次微不可见的一扬，又说道：“那长命千岁也可以的。”见白如雪脸上乌云弥漫，他睁着无神的双眼，轻轻问道：“长命百岁呢？”



白如雪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她现在都没有力气对他发火了。她嘟着嘴，无力地说道：“这个愿望太难了啦，你另许个别的吧。”

朱颜的眉头紧紧皱起来，在白如雪期待的眼神中，他摇头道：“没有别的愿望了。”

“怎么会没有愿望呢？”白如雪大急。她抓着侯爷的手，半边身子压在他身上，吐气如兰地对着他说道：“你要不要金子？我可以给你一千两金子。”

侯爷被子中的手猛然一抽，眼皮也跳动了几下，过了一会，他才无力地说道：“一千两，这么少？”

白如雪想到他的身份，也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透过眼睫毛看了他一眼后，讷讷地说道：“这个，人家是半路来的嘛。所以，所以，那个不行啦。”

朱颜挑了挑眉，声音不由提高了一点：“为什么你半路来的，就那个不行？”他问得急促，不过满怀心思的白如雪并没有发现。

此刻的她，正紧紧地闭着嘴，一双大眼睛转来转去。

眼珠转动了几下，白如雪忽然咯咯一笑，说道：“你要不要美人？我可以把你身边的丫环，变成很漂亮的美人哦。”

朱颜嘴唇一勾，问道：“有多漂亮？倾国倾城吗？可以变多少个？”

白如雪欢喜的表情一怔，渐渐的，乌云再次笼聚！她强忍着扁他一顿的渴望，跺了一下脚，声音恨恨：“可以变一个，一个还不够吗？你以为美人是大白菜啊？可以成打地要啊？”

朱颜的手又抽了一下，他的嘴角，艰难地不让它向上翘起：“多漂亮？”

白如雪得意洋洋地抬起小脸，用鼻子对着朱颜，兴奋、骄傲到有点嚣张地说：“安啦，放心吧，漂亮着呢，只比我丑上一点点！”

朱颜的声音中带着不悦：“这何须你动手？本侯手一挥，大把的美人到手。”他此时眼睛清亮，说话也响亮有力。

不过白如雪还是没有发现，她歪着头，眼珠子转来转去，一副为难的样子。

过了好一会，她双掌一拍，咯咯笑道：“好了。”

在朱颜期待的眼光中，她笑眯眯地说道：“我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再来找

你。”说到这里，她迅速地向门口窜去，转眼间便消失了踪影。

看着她离开的方向，朱颜慢慢地站起身来，呢喃地说道：“愿望？为什么要问我的愿望？”

### 第三章 Chapter 3

白如雪冲回自己的住处，从一个包袱中取出锦囊看了看，喃喃念道：金钱，功名，美人！

无力地把锦囊放回原处，在房内里走来走去，她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这些他都有呢，再说我的法术有限，又不能多给，可怎么办呢？”

苦恼了好一阵后，她嘿嘿一笑，开心地说道：“不管了，我跟着他就是，定可以想出一个法子来的。”刚想到这里，白如雪双手一拍，一幅得意洋洋的表情。对了，他如果实在没有愿望的话，他还有一个法子：帮他创造烦恼啊。等那时，她就从天而降，帮他解决难题。嘻嘻嘻，这法子可真好，她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撑着下巴，她一脸期待地望着窗外，看来她要尽快搞定这个朱颜，哎，搞定了他后，还有血泪珍珠呢，用啥法子可以得到血泪珍珠呢？

她刚才使用的是迷魂术，这迷魂术可以从任何强大的人嘴里得到自己所要的东西，而且，对方马上就会忘记有人询问过自己。

虽然她是半路成妖，虽然她一路上试过有限的几个法术，都是出错的时候多，灵验的时候少，可白如雪对自己，向来是信心满满！

春风徐徐，吹得众人神清气爽。那中年文士拉开马车帘子，向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朱颜笑道：“侯爷，江南如此风景，实是舍不得就此离开啊。”

朱颜正在回头张望，听言哈哈一笑，朗声说道：“正是！不过皇命难为啊。”

中年文士叹了一口气，又说道：“侯爷，难得来江南一次，为何不纳了那几个美人儿？也省得回京被人笑话！”

一提到美人儿，侯爷心中一动，想起了昨晚上，那双明媚如烟湖的眼睛。他摇了摇头，说道：“这里的美人千娇百媚，却少了一点味道。京城的女人明利爽快，也少了一点味道。”

听到侯爷提到美人，众骑士同时倾听起来。这时，一个身材高大，五官极为深刻的大汉笑道：“侯爷，那是您的要求太高了。如我等，只要是美人，立马就热血沸腾了。”

“哈哈哈哈——”

一阵朗笑声传来。

马蹄声传出，众人意气风发。只有坐在马背上的朱颜，时不时地四下看一眼。众人都以为他在看风景，也就不以为异。

正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旁边的岔路处传来。不一会，众人的眼前，就出现了一队人马。

这队人一出现，大家的眼光马上全被吸引了过去。只见两匹高头大马上，各骑着一个俊俏少年。他们的身后，紧跟着两辆大马车。

侯爷左边的一个大汉低声笑道：“这江南之地真是有趣，女子长得美便罢了，连男子也长得这般清秀。”

马队越靠越近，不一会，对方便出现在侯爷的队伍之前。只听得：“嘘溜溜——”一声喝叫，那二个少年同时把马一勒，转头对上侯爷等人。

中年文士漫不经心地一举手，四五个身着蓝衣的中年人便围在了侯爷的身边，目光灼灼地看向那几个少年人。

一个白衣少年策马上前，向众人一揖，朗声说道：“请问诸位可是前往京城？”

中年文士淡淡应道：“这里离京城还有数千里，在下等只是想在江南好好游玩一番而已。”不知对方来路，便直接拒绝为上。

那白衣少年似乎没有听懂他的话中之意，只是看着朱颜，他定定地打量了一番后，见对方众人同时面露不愉之色。不由又行了一个揖，朗声笑道：“诸位见谅，我等只是乡野匹夫，没有见过大人物。见贵上贵气逼人，以为是京城来的，想搭个路而已。”

这时，一个少女从马车中伸出头来，这少女一露面，朱颜等人不由同时眼睛一亮：一张细致的瓜子脸，皮肤雪嫩，五官精巧，是个罕见的美人儿。

她似乎有点害羞，看了众人一眼，便连忙缩回头去。

中年文士看了朱颜一眼，见他饶有兴趣地盯着那美人，便转头冲那白衣少年笑道：“小兄弟不妨与我等同行，到时再分开如何？”

白衣少年不以为异，欢喜地说道：“如此最好不过了。”

得到朱颜的同意，两队人便并成一队，向前面迤逦而行。

走了一会，朱颜的转头又看向那少女所乘的马车，却是帘影深深，不见美人面。

出乎朱颜等人意料的是，那两个少年，并没有乘机靠近自己。而是紧靠在马车旁边，指着两边的景色兴奋地讨论不休。

那白衣少年俊秀出尘，一笑两个酒窝。只见他一边兴致勃勃地打量着官道两旁的景色，一边问向旁边的青年少年：“小三哥，你到过京城没有？”

青衣少年显然十分害羞，他低着头摇了摇，讷讷地说：“没有。”

白衣少年一阵叹息：“我也没有。”说到这里，他策马来到那少女的马车前，叫道：“阮妹子。”

在众人的期待中，车帘再次拉开，少女俏丽的容颜再次出现在眼前。少女一露面，便向朱颜看来，对上他微笑着凝视她的双眸，她不由含羞一笑，扭捏地低下头。

白衣少年径自问道：“阮妹子，你呢，可去过京城？”

少女点了点头，轻声说道：“我小时候住在京城呢。”说到这时，她鼓起勇气，再次看向众人。果不其然，这一抬头，又对上了朱颜含笑凝视的双眼。

在众人的注视中，少女白嫩的脸上升起了两朵红晕。只见她含羞低头之际，飞快地睨了朱颜一眼。这一眼当中秋波涟漪，分明装载着少女的倾慕和矜持。

见朱颜目不转睛地看着少女，脸露倾慕，白衣少年飞快地转头看向对面的青山。此时此刻，他明亮的眼中，快速地现出一抹狡黠。

朱颜微微皱眉，疑惑：“这少女，果真是一女之名，男儿之实，这可就不好了。”

比朱颜更早注意到少女的，是那中年文士。他皱眉，心中暗道：“这少女，怕是有些问题。”

“这少女，怕是有些问题。”中年文士皱眉，心中暗道：“这少女，怕是有些问题。”